

新春  
走基层



本报记者 张冰清 见习记者 陈馨懿  
通讯员 方序 童小仙

浙大二院解放路院区小花园的凉亭走廊,以前是供病人和家属日常休憩的场所。去年5月以来,这里被改造成了核酸检测点,每天入口处都排着小长队。

在此起彼伏的“啊”声中,肝胆胰外科的黄鹏飞医生熟练地将口咽拭子伸入一位女士的咽后壁——随着返乡潮的到来,他每天采样的数量增加了近百人。

从这里走出来,左转,绕进更隐蔽的12号楼,检验科的方留郁医生正在实验室小心翼翼地提取核酸、加模板,再将它们放入仪器检测。如果遇到可疑结果,实验室的灯光会一直亮到后半夜。

年关将近,浙大二院解放路院区和滨江院区加起来,每天要完成3500多份核酸检测。

一份份阴性报告,不仅是返乡的通行证,也是让人安心过大年的特殊礼物。

一位医生每天用掉300双手套  
枯燥的核酸采样中遇上明星是意外惊喜

# 一张张阴性报告 是他们送出最好的返乡礼物

## A 30多秒完成一次采样 一天要更换300双手套

为了保持通风,凉亭前后大门敞开,4台空调、2个空气净化器同时运作。尽管每位医生脚边都放了一台取暖器,还是无法驱赶江南冬末的湿冷。但黄鹏飞说,现在比起温度跌破零度的那段日子要好多了,“那段时间,连更衣室的水管都冻住了,脱下防护服想洗个手都难。”

和临床工作相比,核酸采集简单、机械、重复。从早上7点45分到下午5点半,他和另外两位医生不断重复着同一套规定动作——

“下一位!”黄鹏飞边说边用酒精喷洒地面,确认好信息后扯开最外层的乳白色手套,

再换上一双新的——这种一盒100只的手套,他一天能消耗掉至少6盒,共300双。

“口罩拿掉,嘴张开。”他示范地发出一声拉长的“啊——”受检测的女士照做。黄医生轻车熟路地将口咽拭子伸入咽后壁,取样后换一根长棉签又重复了一遍,全程仅花了30多秒。

去年10月,黄鹏飞曾主动支援核酸采集工作,为期一个月。这一次,除了检测人数明显增多,他还发现了一些新变化,“之前,来检测的大多是拿着纸质报告的住院患者和陪护家属。现在,拿着手机的年轻人更多了,大都是准备回家过年的,咨询的问题也都和返乡有关。”

这时,桌子上递来一张单子,“党”这个少见的姓氏让黄鹏飞印象深刻。

“你不是前几天才来测过吗,怎么又来了?”原来这位党先生要出国,核酸做得过早,过了三天有效期。

还有一次,一个女生匆匆忙忙赶过来,坐下就问,“今天能不能出报告?我晚上的航班!”

还好,报告4小时后出炉,女生顺利踏上回乡路。

见多了这样的小插曲,黄鹏飞贴心地提醒每位受检者,“检测报告一般是6~10小时出结果,希望大家能有序规划好检测时间,不要太迟也不要太早,以免给自己增添太多压力。另外,各地要求不一样,可能会需要纸质报告,建议最好来院领取纸质报告。夜间门诊关闭无法打印报告,可以到急诊2楼打印报告。”

不过,枯燥的工作有时也会遇到惊喜。一天,黄鹏飞在递过来的检查单上看到一个流量明星的名字,他一抬头,一张帅气的脸近在咫尺,“我们俩就相差半米,太帅了!”



黄鹏飞采样中 张冰清/摄

## B 每个可疑结果都需反复检测 在这里,再严谨的态度都不为过

12号楼可能是整个浙大二院解放路院区最低调的一幢建筑,它位于医院不起眼的角落,四周被居民区环抱,看起来就像平平无奇的居民楼。

但当你踏着旧旧的台阶上楼,推开一扇扇大门,就会发现里面别有洞天。大楼里藏着设备先进的实验室,检验科的医生们就是在这里和新冠核酸样本打交道。

方留郁在更衣室换上一整套完整的防护装备:N95口罩、医用隔离面罩、防护服、手套、鞋套……穿戴完毕后,全身上下只露出一双眼睛。

这套装备在疫情严重时很常见,但现在,全院只有近距离接触大量核酸样本的检验科医生才需要如此全副武装。

方留郁前往的是一个最新改造的实验室,专门用于核酸检测。实验室一共4个房间,互不相通,物品只能通过一个小窗口单向传递,为

的是避免交叉污染。

他先拿出10个加样板,每块加样板都有12×8个小孔,可检测90多个样本。这段时间,实验室每天都会检测约1800~1900份样本。

生物安全柜是整个房间距离病毒最近、最容易感染的地方。方留郁在那里完成核酸提取和模板加样,随后检测进入到最后的PCR反应阶段。

当天,方留郁上的是晚班,照理是下午3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但等到所有工作结束,时间果不其然又超过了9点,他习以为常。“最晚一次下班是凌晨4点多,为了确认一个阳性实验结果。”

他说,核酸检测的干扰因素很多,每一个可疑结果都要经过反复检测才能最终确认。在实验室里,再严谨的态度都不为过。



黄鹏飞采样中 张冰清/摄